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第二十九回 扶演化阿羅說偈 尼總持擾靜赴齋

話說眾舉第一位尊者，問以何法試，只見尊者跏趺正坐，旁有一蠻奴侍立，有鬼使者稽顙於前，侍者取其書通之。尊者乃說一偈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書所通。

魔邪呈色相，葷擾靜定中。

第一位尊者說偈畢，便問第二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合掌趺坐，有蠻奴捧牘於前，老人發之，中有琉璃器，貯舍利十數。

尊者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舍利寶。

光中生覺悟，因以度諸老。

第二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三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，下有白沐猴獻果，侍者執盤受之。尊者以一偈說道：

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獻果中。

辭廉知供養，頓教地獄通。

第三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四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側坐，屈三指，答胡人之問，下有蠻奴捧函、童子戲捕龜者。尊者以一偈說道：

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三擯答。

明指在指端，大道從茲發。

第四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五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，神女出水中，蠻奴受其書。尊者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神女出。

兩處試禪心，道心無言觸。

第五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六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右手支頤，左手拊稚獅子，顧視侍者，擇瓜而剖之。尊者以一偈說道：

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獻瓜因。

昆弟既和合，總歸愛敬心。

第六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七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臨水側坐，有龍出焉，吐珠其手中。胡人持短錫杖，蠻奴捧鉢而立。

尊者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法器內。

衣鉢不相爭，清廉出智慧。

第七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八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並膝而坐，加肘其上。侍者汲水過前，有神人湧出於地，捧盤獻寶。

尊者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獻寶盤。

清流供祖飲，不受望外貪。

第八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九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食已撲鉢，持數珠誦咒而坐。下有童子構火具茶，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。以一偈說道：

中者。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沙老僧。

贈以寶瓶茗，滅卻怪癡淨。

第九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十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執經正坐，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。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執經地。

仙人侍女香，誦經解不義。

第十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十一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跏趺坐焚香，侍者拱手，胡人捧函而立。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見世因。

數珠作舍利，助化嚙心人。

第十一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十二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正坐入定，枯木中有神騰出於上，有大蟒出其下。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前世定。

枯木有神騰，大蟒亦云性。

第十二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十三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倚杖，垂足側坐，侍者捧函而立，有虎過前，有童子怖匿而竊視之。以一偈說道：

之。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度猛獸。

性善能皈依，人天可成就。

第十三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十四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持鈴杵，正坐誦咒，侍者整衣於右，胡人橫短錫，跪坐於左，有虬一角，若仰訴者。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雲端內。

多保誦如來，免致傷物類。

第十四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十五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鬚眉皆白，袖手趺坐，胡人拜伏於前，蠻奴手持拄杖，侍者合掌而立。以一偈說道：

而立。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靜定因。

為解諸冤業，指明淺與深。

第十五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十六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橫如意趺坐，下有童子發香篆，侍者注水花盆中。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供花心。

童子發香篆，指明果報因。

第十六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十七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臨水側坐，仰觀飛鶴，其一既下集矣，侍者以手拊之。有童子提竹籃，取果實投水中。以一偈說道：

竹籃，取果實投水中。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靜中覓。

無言勝有言，為上乘第一。

第十七位尊者說偈畢，乃問第十八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只見尊者植拂支頤，瞪目而坐。下有二童，破石榴以獻。以一偈說道：

吾以一法試，於諸佛會中。

荒沙流墨跡，福善助成功。

眾尊者說偈畢，慧光遍照萬方，神力永扶九有。照萬方，眾生仰福；扶九有，萬壽無疆。各生歡喜之心，以成東度之願，專視達摩老祖演化、三弟子隨師功果。按下不提。

且說祖師在清寧觀宇，一日出定，對三弟子說道：「吾觀國度眾生因緣情識，多被眾欲交功，致使罪孽牽纏，吾心甚憫。今欲辭諸姪王群臣，往彼震旦國中，隨緣而化。汝等當白王吾行之日。」三弟子唯命，白知異見王。王於老祖行日，枉駕來臨，老祖因與王說道：「王當勤修福行，護持三寶。吾去非晚，一九即回。」異見王聽了，涕泣揮淚曰：「叔既有緣，在震旦國非吾所留，惟願不忘父母之國，演化事畢，早早迴旋，免懸吾望。」老祖點首，當時辭別姪王及眾宰職，離了清寧觀宇，前出城郭，望東大路而行。王又具大舟，實以眾寶，泊於海濱，聽老祖泛海而駕。後人有五言八句贊揚祖師東行普度。詩曰：

佛子何因緣，而為眾生度。

慈悲具提撕，有情生覺悟。

一覺悔前非，一悟知來路。

萬劫不沉淪，人天一轉步。

話說祖師法駕一動，人天歡喜無窮，邪魔亂性有正，盡在這慈悲普度之行，演化眾生之願。師徒出得郭內，到了一處郊外地界，只見一座寺院。道副上前觀看，見那座寺門上懸一匾，大書「萬聖禪林」。祖師進得寺內，參謁聖像，方丈眾僧迎接師徒堂中坐下。尚有遠送眾等辭別回去。按下師徒在萬聖寺住下。且說紅塵擾擾，人心鑿去本來；世事紛紛，邪魔偏來亂正。人若不堅持正大光明，以完生人大道，誰不被那邪魔引惹，喪了本來，迷了天性？小則災疾相纏，大則性命不保。這邪魅豈能亂人？都是世人持守不固。

卻說陶情、吳厭這些七情六欲，劫劫輪轉，不分等等。世人投入心胸，便亂人智慮，引邪了崔、寇諸人，迷害了不明僧眾。當時守戒的得緩宣逃救，子已戒的遭業障亡身。這些業障紛紛亂竄，仍要迷人。卻聞得普度演化真僧東來，乃生計阻，哪知邪不勝正，魔豈敵真？邪正相並，如紅爐燎毛，沸湯化雪，自取滅耳。祖師師徒駐足萬聖禪林，傍晚各自習靜。乃有一魔擾道副靜中，道副見其人生得怪形異貌，手持書簡，向道副說道：「我城外官長，為父母建延生大會，禮請十方僧眾享三晝之齋，備一縑之贈。聞知師眾道高德重，特遣小人持書禮請。」道副於靜定功久，哪裡聽聞！這人書如電光一擊，他卻端坐不動。魔見道副不理，即去祖師面前，但見祖師端坐，如太陽正照，陰霾哪敢近侵！卻又去尼總持面前，持書也照前說了遍，只見尼總持雖是為孝出家，但未久人菩提門路，道心尚未堅真，只因請者為父母延生一句，便答了一聲：「我等初出郭門，焉敢妄叨齋供？」魔道：「逢道場隨喜，是僧家因緣；我官長以書簡奉請，乃是敬禮真僧聖眾。還有一等僧人，聞風赴會，遠路找來，受享齋供，飽上求飽，雖然似饑口餓眼，總是成就檀越善功。」尼總持一接了書簡，動了赴會根因，那目中不見在堂端坐身形，惟有去赴齋的這一番情景，隨這人行走，便問：「吾師父、師兄何在？」魔隨答道：「已前行。」總持飛走上前，果見師與兩個師兄先走。到得城外官長府前，只見一大衙門，威嚴整肅，左右列著長幡寶蓋，正中擺著門對榜文。雖然是官府衙門，卻乃道場佛會。

尼總持進得府來，官長接著，周旋曲折禮儀，都是師徒們平昔交接。忽然擺出齋供，尼總持方才要舉箸，只見那經堂上一位老僧，貌似闍黎，說道：「那弟子，怎不參謁聖像，又不念句祝食咒文？你獨不聞見腥風穢氣，怎便唐突舉箸？」總持忽然驚覺，依然端坐堂中。只見琉璃燈燄輝煌，照著滿堂聖像。總持睜睛一看，左列羅漢尊者，第一位聖像，宛然闍黎，莊嚴色相。當下總持銘刻在心，想道：「這一番靜中塵擾，萬一後遇道場齋供，不當唐突舉箸，須要參聖咒食，以防魔業不淨之擾。」總持頓悟在心。卻又見第一位阿羅尊者面前稽顙的鬼使，形怪貌異，宛似持書之人，乃乘在堂眾僧早起功課回向之時，他便向尊者前俯身作禮，贊歎不盡。到得天明，眾僧參禮祖師，俱各復位，惟有尼總持向祖師長跪，把夜來事因說出，求祖師度脫。祖師半句不答，也向第一位尊者前，合掌稽首，道了「慈悲」二字，復位而坐。正才坐下，果有使人持書，來請祖師師徒赴齋。祖師辭以匆匆東行，不得荷愛。這使人哪裡肯退，苦苦哀求說道：「主人誠意具齋相請。」祖師方才啟函，書中說道：「草舍茅簷，凡夫俗子，得聞聖僧東度，一則素齋奉獻，一則異事相聞。倘駕下臨化解，不勝幸遇。」祖師拆書，見說「異事求解」，便動了慈悲演化之心，慨然允去赴齋。道副乃問使人：「汝主何事怪異，求我師尊化解？」道育也問使人：「汝主何姓何名，卻是何等職業？」使人答道：「我主人姓向名尚正，曾為國度中執戟郎官，解組多年，生有二子，長子名喚向古，次子名喚向今，二子生來極孝極弟，娶有二妻，又極賢極和。只因主人娶了個繼室，忽然變異，如今二子二妻，狠的狠，惡的惡，全然沒個道理，把個老主人氣惱成病，求醫罔效，符懺不靈。今聞師父們東行演化，特來啟請。」道副二人聽了，乃向尼總持說道：「夜來曰師兄有擾靜根因，今此須應這段功果，莫要勞我師尊。當借你神力，解脫這老郎官災病冤纏。」總持口中答應，心裡卻疑：「莫非又是非靜之擾？」正講說間，祖師同三弟子到得向尚正家門，使人已先報知向老。向老出門迎接祖師，師徒入得門來，只聞得腥風一陣，祖師把智光大照，已知怪情異事，端在主人一念所招。自不發言，一任徒弟們驅除芟解。那向老迎祖師師徒到得堂中，納頭便拜，說道：「病體不恭，望師真恕慢。」祖師師徒各相答禮。茶罷，即擺出素齋，上首一席，安了祖師坐；旁邊三席，三位徒弟坐；老者一席，斜對著。祖師便問：「老大人，郎君如何不設席一會？」向老聽得祖師之言，便把雙眉一蹙，道：「師父且請用齋。心腹事情，一言難盡。」祖師便不舉箸，一毫不沾。三個徒弟也看著祖師不箸吃齋，便也不動。總持欲動箸，他卻虧了靜裡一番警戒提撕而起。向老只是舉箸請齋，祖師只是要添郎君一席相會。向老無奈，只得備細把衷腸異事說出，道：「師父在上，聽我老拙一言。我當年生得兩個兒子，娶了兩房媳婦，個個孝順，只因近日續了一弦之故，一個狠似一個，都變了孝心，成為忤逆。老拙為此氣惱成病。」祖師聽得，只是合掌，道了一聲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這冤愆有自，道副徒弟當為發明。」道副方領師旨，只見屏風後一個漢子嚷罵出來，說道：「和尚吃齋只吃齋，管人家閒事，問人家門風作甚？」把上席一桌齋，一手掀倒在地。尼總持便說道：「善人莫要躁性，這也與僧輩無干。」言未畢，屋內又走出一個漢子來，看著這漢說道：「大哥何必與他講理，打了罷！」這漢子也把幾桌齋都掀倒，舉手就打道副。道副只把手一推去，那兩漢子便似有繩索縛定手足一般，動也難動，口裡只叫「救人」。屋內又走出兩個人，手裡拿著大棒，惡狠狠罵出。卻是何人，下回自曉。